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鱼
目
比
清
水
缘
风
石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3辑〕

比目鱼·清风闸·水石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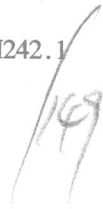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比目鱼 / (清) 不题撰人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3.2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. 第3辑/陈余齐主编)

ISBN 7-5034-1323-9

I. 比… II. 不… III. 传奇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6810 号

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印 刷: 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印 张: 384 字数: 9600 千字:
版 次: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957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比
目
魚

清・不題撰人

目

录

第 1 回	谭楚玉远游吴越	刘藐姑屈志梨园	 (1)
第 2 回	倾城貌风前露秀	盖世才戏场安身	 (5)
第 3 回	定姻缘曲词传简	改正生戏房调情	 (10)
第 4 回	一乡人共尊万贯	用千金强图藐姑	 (17)
第 5 回	刘绛仙将身代女	钱二衙巧说情人	 (20)
第 6 回	赖婚姻堂前巧辩	受财礼誓不回心	 (24)
第 7 回	借戏文台前辱骂	守节义夫妇偕亡	 (27)
第 8 回	钱万贯为色被打	县三衙巧讯得赃	 (32)
第 9 回	东洋海晏公显圣	水晶宫夫妇回生	 (37)
第 10 回	山大王被火兵败	慕兵备挂印归田	 (42)
第 11 回	慕渔翁主仆聚乐	刘藐姑夫妻回生	 (46)
第 12 回	贺婚姻四友劝酒	谐琴瑟二次合卺	 (50)
第 13 回	谭楚玉衣锦还乡	刘绛仙船头认女	 (53)
第 14 回	谭楚玉斩寇立功	莫渔翁山村获罪	 (58)
第 15 回	真兵备面骂楚玉	假兵备遗害慕公	 (62)
第 16 回	谭官人报恩雪耻	慕介容招隐埋名	 (65)

第 1 回

谭楚玉远游吴越 刘藐姑屈志梨园

诗曰：

无事年来操不律，古今到处搜奇迹。

戏在戏中寻不出，教人枉费探求力。

这四句诗，只为人人生在世，最大者莫过于人伦，最重者莫过于夫妇。男婚女配，是人间一件大事。佳人才子偏于其中，做出多少奇文，许多异事。

且说本传中一人，家住襄阳，姓谭，名士珩，字楚玉。万有在脑，一贫彻骨。虽叨世胄，耻说华宗，尽有高亲，羞为仰俯。襁褓智识过人，曾噪神童之誉，髫龄游泮水，便腾国瑞之名。夙慧未忘，读异书如逢故物；天才独擅，操弱管似运神机。不幸早丧二亲，终鲜兄弟。只因世态炎凉，那些故乡的亲友，见他一贫如洗，未免罢肉眼相看，不能知重，故此离了故土，遨游四方。学太史公读书之法，借名山大川，做良师益友，使笔底无局促之形，胸中有活泼之气。一向担簦负笈，往来吴越之间，替坊间选些诗艺，又带便卖些诗文。那些润笔之资，也可糊口。只是年已弱冠，还不曾聘室家，未免伶仃孤寂，尽有那不解的事。只说他手内空乏，不能婚娶，那里知道才人的妻子，不是有了钱钞，就容易娶得来的。正合着古语两句：若非两间之尤物，怎配一代之奇人。这段姻缘好难遇。

谭生一日想道：“我今来到三衢地方，闻得这边女旦极多，演的都是戏台。今早有几个朋友，约我一同去看。我有些笔债未完，叫他先去。如今文字完了，不免去走一遭。”及至谭生走到

中途，那些看戏的人都回来了。谭生道：“也罢，我且立在路旁，待他们过去，我自的道理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那些人，也有老的，也有少的；也有秃的，也有瞎的；也有俗人，也有和尚。正行之间，有一妇人高声叫云：“谁人拾了我的鞋去了？若拿出来便罢，若不拿出来，我就叫他背了我家去。”叫罢，众人都不理。惟有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和尚，微微的冷笑。旁人说：“一定是你这个秃驴拾去了。”和尚不肯拿出，众人上去一搜，果然藏在和尚袖里。众人说：“给我一齐动手！”和尚说：“不要如此，我所以藏这支鞋的缘故，我实有用他处。”众人说：“你用他做甚？”和尚说：“别无用处，待我面壁九年之后，将来挂在杖上，做一个双履西归。”众人大笑之间，和尚一溜而去。

又见女旦前行，背后那些没皮的人，挨肩擦背，眼邪脚歪，就像推车的一般。谭生云：“这些男子妇人，好没要紧。那戏有甚么好处，就这等的挨挨挤挤，弄出这许多的丑态来！”正说之间，见那约他的两个朋友，也在其中。遂上前问说：“这戏有甚么好处呢？”二人答云：“这戏名为舞霓班，一班之中个个都好。最难得的又有那个女旦，叫做刘绛仙。那声容不必说了，我若说出他的容貌，兄就是老道学，恐亦难于不动心了。有几句现成的批语，你且听我道来：施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红，加之一寸则太高，损之一寸则太短。”谭生云：“恐怕将誉过实。”二人说：“兄若不信，迟一两日，还有台戏要演，亲来观看就是了。”谭生云：“如此最妙。”遂口唱数语云：

国色从来不易逢，休将花眼辨花容。

饶伊此际施高论，眼到花前自解庸。

话说刘绛仙丈夫，名唤刘文卿，也在班中做戏。自从得了绛仙，遂挣起一分大家私。如今世上做女旦的极多，都不能勾致富，为甚的独他一个偏会挣钱？只因他的姿色原好，又亏二郎神保佑。走上台去，就像仙女临凡一般，另是一种体态。又兼他的

记性极高，当初学戏的时节，把生旦的脚本都念熟了。一到登场，不拘做甚么脚色，要他妆男就做生，要他妆女就做旦，做来的戏又与别人不同。老实的看了，也要风流起来，恹恹的遇了，也要撒漫起来。况且拣那极肯破钞的人相与几个，到那庄事上，其风流更不必说了。所以多则分他半股家私，少则也得他数年的积蓄。不上十年，挣起许多家产，也勾得发了。谁想生个女儿出来，名叫藐姑，年方一十四岁。他的容颜记性，又在他母亲之上。止教他读书，还不曾学戏。那些文词翰墨之事，早已件件精通，将来做起戏来，还不知怎么样得利。

绛仙一日无事，将他唤出，不过是要传授他挣钱的秘诀，动人的方法。绛仙说：“我儿，你今年十四岁，也不小了。你爹爹要另合新班，同你一齐学戏，那些歌容舞态，不愁你演习不来。只是做女旦的人，另有个挣钱的法子，不在戏文里面，须要自小学会方好。”藐姑说：“母亲，做妇人的只该学些女工针指，也尽可度日，这演戏不是女人的本等。孩儿不愿学他。就要孩儿学戏，也只好在戏文里面，趁些本分钱财罢了。若要我丧了廉耻，坏了名节，去做别样的事，那是断断不能的。”

绛仙说：“做爹娘的，要在你身上挣起一分大家私，你倒这等迂拙起来。我们这样妇人，顾甚么名节，惜甚么廉耻，只要把主意拿定了，与男子相交的时节，只当也是做戏一般。他便认真，我只当假，把云雨绸缪之事，看得淡些。一则身子不受亏，二则这就是守节了，何须恁般拘执呢！古语说的好：烟花门第怎容拘泥，拚着些假意虚情，去换他真财实惠。把凤衾鸳被，都认做戏场余地。我做娘的，也不叫你十分滥交，逢人就接，遇人就睡。有三句秘诀，传授与你。你若肯依计而行，还你名实兼收，贤愚共赏，一生受用不尽。听我道来：教做许看不许吃，许名不许实，许谋不许得。”藐姑说：“怎么叫做许看不许吃呢？”绛仙云：“做戏的时节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被人看到，就是不做戏

的时节，也一般与人玩耍，一般与人调情。只有这香喷喷的一盘美包子，不许他到口。这就叫做许看不许吃。”藐姑道：“那许名不许实？”绛仙道：“若有富贵大贾、公子王孙，要与我做实事的，我口便许他，只是你故延捱，不使到手。这叫做许名不许实。”藐姑道：“那许谋不许得呢？”绛仙道：“若遇那些痴心子弟，与我相处厚了，要出大块银子，买我从良，我便极口应允，使他终日图谋，不惜纳交之费。到了后日，只当做场春梦，决不肯把身子嫁他，这叫做许谋不许得。”藐姑云：“既舍不得身子，为甚么不直言回他，定要做这许多圈套呢？”绛仙道：“我儿，你不知道，但凡男子相与妇人，那种真情实意，不在粘皮靠肉之后，却在眉来眼去之时，就像馋人遇着酒肉，只可使他闻香，不可使他到口。若一到口，他的心事就完了。那有这种垂涎咽唾的光景，来得热闹！”

他二人正说之间，刘文卿来到门内说：“合的小班，今已十有八九，要起个班名才好。我儿，你是极聪明的，想出两个字来。”藐姑说：“既是小班，取个方盛未艾的意思，叫做‘玉笋’班罢。”文卿说：“两字甚好，只是班中尚少一个脚色。待我写个招帖，贴在门首，自然有人来做。”上写云：“本家新合玉笋班，名色俱备，只少净脚一名。愿入班者，速来赐教。”藐姑说：“既要孩儿学戏，孩儿不敢不依。只是一件，但凡忠孝节义，有关名教的戏文，孩儿便学。那些淫词艳曲，做来要坏廉耻，丧名节的，孩儿断不学他。”文卿说：“这是容易的。”藐姑口虽不言，心内暗想云：“那个做正生的，不知是怎生一个人物？倘是俊俏的，也就是我的福了。”遂作诗一首。

诗曰：

玉笋佳名确不易，小班更比大班奇。

饶伊撞尽当场巧，究竟原非妇所宜。

要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2 回

倾城貌风前露秀 盖世才戏场安身

却说谭楚玉自从那日听了二位夸美刘绛仙的好处，时刻在心。两三日后，二位朋友说：“今日有戏，不知老兄可出去看看否？”谭生云：“如此，妙，妙。”三人遂携手而行。及至到了戏场台上，还不曾有人。其友云：“想是梨园子弟未到，我们且在这总路口上，站上一会，等刘绛仙走过的时节，先把他凌波俏步，领略一番，然后跟他去看戏，有何不可！且是那些做戏的妇人，台上的风姿与台下的颜色判然不同。我和你立在此处，到可以识别真才。”谭生说：“同是一个人，怎么有两样姿色？”其友云：“这种道理也有些难解，场上那床毡条，最是一件作怪的东西，极会凌丑妇，帮佳人。丑陋的走上去，愈加丑陋；标致的走上去，分外标致。兄若不信，请验一番就是了。”说话之间，见一夥人拥挤而至。谭生云：“所谓刘绛仙者，就是前面那一位么？”其友云：“正是。小弟的说话，可也赞的不差。”谭生云：“也不过如此。”其友云：“妇人的姿色，到这般地步，也勾得紧了，难道还有好似他的不成！”

谭生云：“方才在后面的那个垂髻女子，难道不是天香国色？为甚么对了人间至宝，全不赏鉴，倒把寻常的姿色，那般抬举起来？”其友云：“那是他的亲生女儿，叫做藐姑，带在身边学戏的。据小弟看来，好便是好，也未必在他母亲之上。”谭生心里想道：“这位女子，就像胎里的明珠、璞中的美玉，全然不曾琢磨的。非具别眼的人，那能识认得出！这种道理，不但他们不知道，也不可使他们知道。若使见知于人，则天下之宝，我必不能

独得矣。也罢，我且依他说个不好，自己肚里明白就是了。虽如此说，既要结识他，须是在未曾破瓜的时节，相与起头才好。我且随众人看戏，待他戏完之后，回去的时节，尾在后面，看他家住那里，然后好想个进身之法。”遂转身云：“毕竟是兄识货，方才那个女子，初见便好，过后想来他没有甚么回味。还去看戏要紧，不要耽搁了戏。”这正是：

当场一刻胜千金，莫把闲词误寸阴。

其友也口号一绝云：

拉友观场破寂寥，评声论色兴偏饶。

非关举世无明眼，天与忽然秘阿娇。

及至到了戏场，早本已开演的是《西施归湖》，接的是《挑帘成衣》。真个是人人的夸好，个个称强。只是谭生心中，别有所属，所以唱的虽好，也恨他不时散场，早些归家。到了杀戏的时节，谭生挤在人空里，一直送他到家，还觉余兴未尽，亦惟赞叹而已。及归到下处，饮了几杯闷酒，用了几杯闷茶，心即欲睡，那里一时睡的着。这正所谓：不见可好，不动所欲。遂自叹云：“我自遇刘藐姑，不觉神魂飞越。此等尤物，不但近来罕有，只怕自古及今，也未曾生得几个。我是个钟情人，怎肯交臂而失之？日间遂他回去，认了所住的地方，又访问他邻人，知道此女出身虽贱，志愿颇高，学戏之事，也非其本念。若是遇了小生，不怕不是个夫人之料。只是一件，闻得他的父母，虽然教他学戏，又防闲得极严，不是顾名节，单为蓄钱财。囤积而藏之心，正为待价而沽之地。我也曾千方百计，要想个进身之阶，再没有一条门路。止得一计可以进身，又嫌他是条下策，非是我读书人所为。他门上贴着纸条，要招一名净脚。若肯投入班中，与他一同学戏，那姻缘之事，就可以拿定九分了。只是这桩营业，岂是我们做得的！”

辗转久之，祇觉舍此别无可图之机。也罢，学戏之事，虽有

妨于名教，钟情之语，昔见谅于前人，我如今说不得了。且从入班去，或者戏还不曾学成，把好事先弄上手。得了把柄，即便抽身，连花脸都不消涂得，也未可知。竟收拾前去罢。

荆棘原非凤所栖，求凰因使路途迷。

生前结下姻缘债，借口贤人赋简兮。

却说刘文卿一向要合小班，只少一名净脚。前日贴了招帖，也不见有人来应允。文卿与绛仙道：“我已约了一位名师，定于今日开馆，等不的脚色齐备，先把有的教习起来。等做净的到了，补上也未迟。叫孩子们把三牲祭礼备办起来。等先生与众人来了，好烧纸，我且在门首站之。”说罢，遂走出门来观望。正值谭楚玉。谭生上前拱手云：“此位就是刘师付么？小生姓谭名楚玉。闻得府上新合小班，少一名净脚，特来相投。”文卿听说，喜不自胜，答道：“怎么，你是一位斯文朋友，竟肯来学戏？这等说，真小班之福也。既然如此，等众人来了，一同开馆就是了。你且在里边请坐！”

少顷，众人俱到，大家见过了礼，师父也来了。文卿说：“叫孩子们，一面请姑娘出来，拜见师父；一面取三牲祭礼，好祭二郎神。”谭生云：“甚么叫做二郎神？”文卿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凡有一教，就有一教的宗主。二郎神是做戏的祖宗，我们这位先师，极是灵显的。不像儒释道的教主，都有□眷，不记人的小过。凡是班内有些暗昧不明之事，他就会觉察出来。不是降灾降祸，就是生病生疮。你都记在心中，切不可犯他的忌讳。”谭生说：“这等忌的是甚么事？求师付略道几件。”文卿云：“最忌的是同班之人，不守规矩，做那不端之事。或是以长戏幼，或是以男谑女，这是他极计较的。”谭生听了，心中想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我的门路又走错了。如今来到这边，又转不去了，却怎么处？”正在愁闷之际，见文卿从内领出藐姑来，说：“我儿，这是你师付，朝上行礼。”又指着众人说：“这是你同班兄弟，都过来

见了。”藐姑一见谭生，不觉惊讶道：“这是一位书生，前日在路上遇见的，他怎么也来学戏？诎非是件异事。”既而见楚玉，不时将他暗窥，遂恍然大悟道：“哦，我知道了。虽是如此，只因奴家一人，遂将这辱身贱行之事，不惜躬亲。叫奴家心中，如何担当的起。”二人眉睫之间，自不必说。

且说文卿对师付云：“脚色已竟派定，老师请将脚本散于他们。我从今日起，把他们的坐位也派定了。各人坐在一处，不许交头接耳。若有犯规的，要求先生责治。”藐姑与楚玉各自心中祷告，说：“我若与他坐在一块，就便易多少了。”谁知众脚色里面，独有生旦的戏多，又不时要登答问对，须要坐在一处，其余却是任意派定。藐姑是个旦脚，楚玉是个武脚，他心虽勉强，如何能到一处！及至派定，先生随意拈曲一只，众取筋作板，唱了一只同场曲子。文卿说：“小弟今日备了一杯薄酒，请一同进来饮了。一则是敬先生，二则是会同窗。”正是：

同班兄弟似天伦，男女何尝隔不亲。

须识戏房无内外，关防自有二郎神。

到了散席之后，藐姑归到绣房，心中想云：“我看这位书生，不但仪容俊雅，又且气度从容，岂是个寻常人物！决没有无故入班来学戏之理。那日在途间，他十分顾盼我。今日此来，一定是为我了。谭郎，你但知香脆之可亲，不觉倡优之为贱。欲得同堂以肄业，甘为花面而不辞。这等看来，竟是从古及今，第一个钟情人了，我如何辜负的你。奴家遇了这等的爷娘，又做了这般的营业，料想不能出头。不如认定了他，做个终身之靠罢。今日这一拜，只当是暗缔姻亲，预拜天地，那些众人，权当是催妆姻戚，扶拜的梅香，是便是了。你既有心学戏，就该做个正生。我与你夫妇相称，这些口角的便宜，也不被别人讨去，为甚么做起花面来。”这正是：

莫怪姻缘多错配，戏场生旦也参差。

“我从来是心劲的人，今日一见了他，不觉神情恍惚，至今不能成寐，这便如何是好。也罢，我且把那云雨的风境，绸缪的衷情，枕边的言语，床上的鸳鸯，想像他一番。虽不能饥食渴饮，亦未必不望梅止渴。等明日见了他的时节，再作道理。”欲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3 回

定姻缘曲词传简 改正生戏房调情

藐姑思念楚玉，自是不必说的了。楚玉也自想道：“我为着刘藐姑，不但把功名富贵丢过一边，并弃终身的名节。只道人班之后，就与至亲骨肉一般，内外也可以不分，嫌也可以不避，谁想戏房里面的规矩，更比人家不同。极浑杂之中，又有极分别去处。但凡做女旦的，普天下之人，都可以调戏的，独有同班弟兄，倒调戏不得。这个陋习，不知甚么人创起。又说有个二郎神，单管这些闲事，一发荒唐可笑。所以这学戏里面，不但有先生拘束，父母提防，连那同班的人，都要互相稽察。小生入班一月，莫说别样的事难行，就是寒暄，也不曾叙得一句。只好借眉眼传情，规模示意罢了。这刻刻相见的想思，更比那不见面的难害！”

且说这班人，除谭生之外，俱是本处后生。凡两餐与夜间俱各回家，惟有楚玉自从入班之后，昼夜俱在馆内。楚玉与藐姑，虽是面目相关，其实话也不曾说。一日早饭后，藐姑到了馆内，恰置别的俱各未来，惟有楚玉一身。楚玉一见，又喜又惧。迎着藐姑道：“这可怎么样呢！”藐姑捏着楚玉的手，楚玉也攀着藐姑的臂，虽是两口相亲，却无一言相对，正合着古语二句：

满怀尽是心腹事，及至相逢半句无。

藐姑道：“这屋后有闲房半间，虽是茸茅不堪，却是人迹罕到。你我到彼，略偿素愿何如？”楚玉说：“如此最好。”

二人足方出门，忽闻户外有人进来，遂各慌忙上位。藐姑桃腮添朱，楚玉手足无措。毕竟是个小小的丑儿，那些事全然未